

三明诗群·八面来风

## 和每株草木有狭路相逢的爱情(四首)

●靳江

### 桃

我用一小截黑色的骨头  
养育了一朵女儿

而你在一滴露水的光里找到自己  
恰好  
有时间的缓  
春风落下的小

### 和每株草木有狭路相逢的爱情

它有小小的睡眠,慵懒可人  
山谷还未打开,它也不打开  
后山林上袅娜的雾气还未散去  
它就不醒来

叫不出一个细小的村庄的名字  
或者它的名字,也是暂时的呢  
有可能为另一个替换

我们的记忆也是暂时的  
它再小点,可能被野花淹没了  
几场春雨后,可能被小路封锁住  
也可能被夜晚的风吹散  
也可能不小心,被小溪流的软语拐走

### 土豆的指甲沟

母亲从赤岭村带来一堆的土豆  
沾着新鲜的泥。洗了半天也不彻底  
土豆啊,也有它的指甲沟

母亲送进城的另一枚土豆是我  
别人洗过无数遍  
母亲却总想通过某种形式  
认出冷岭村的石头

在这里,石头开出了石头  
石头上开出了房子  
比石头上开出的槐树还多

在这里,石头的表情比人更丰富  
它们挤在一起,有时滚落山底  
它层层叠叠,踮着石阶,登上山顶  
看瀑布,看另外一块石头  
看瀑布从另外一块石头上滚落

在这里,所有物件都很质朴  
不善于拐弯  
阳光照过来,都可以看到反弹的力量  
祖孙三代坐在门口,一言不发  
就叫做岁月的雕像

或者,他们是隐藏了四肢的石头  
他们最终又长回了  
自己

### 类似的循环

密密麻麻的鸟鸣声从树叶上  
滴落下来  
青山就这么变绿了

一片含满汁液的树叶  
可以吹出落在上面的  
不同声调的鸟鸣声  
掏出你耳朵里的旧时绿色  
而一片枯叶则不能

这说明,枯叶干枯  
并不是因为失去了水分

唯一遗憾的是  
我们尚未能与某种高贵的事物  
建立类似的循环

### 饱蘸芬芳的季节

●黄奕丽

与梅花相依为命时  
雪,久盼也不来

缠绵的雨,爱得让人无力抗拒  
它有草色天涯的决心  
像流星飞电,缝袷也能穿透

一座座怀孕的山梁  
花堆花,树堆树。鸟儿怀春  
在山谷中尽情歌唱

湿淋淋的心,锁住眼睛  
锁住不可一世的雾障  
却锁不住你肆意山外奔涌的觉醒

安恬与疯狂撞个满怀  
扶持万千方话,这爱情的热身赛  
陶醉在饱蘸芬芳的季节

却创造了奇迹!它把蝉拖到我面前,不动了,似乎需要休息一下。我弯腰观察了一下这只倒霉的蝉,发现它是活的,翅膀还会动,还在挣扎。我猜它可能是病了,无力飞走,否则它不可能成为螳螂的盘中餐。

螳螂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害虫,它几乎是无孔不入。因为住宅区老旧,螳螂总是神出鬼没。我是见一只灭一只,却还是屡见不鲜。然而,在这片树林里,我有点下不了手,它毕竟没有危害我的利益。它在为生存在拼搏,这是它的权利,亦是它的能力!

在动物世界里,蝉是很可爱的,它的存在,预示着一年最热烈最奔放最纵情的季节拉开了。它的鸣叫,仿佛在为夏天而高声呐喊。古人更有对蝉的赞美,“蝉发一声时,槐花带两枝。”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这些优美的诗句说明蝉远比螳螂可爱多了。我很想帮蝉一把,使其脱离虎口。但是,世间的生存法则与食物链就是弱肉强食。我帮了蝉,那就是破坏了动物间的“法律规则”,在这片森林里,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下,动物们的生活是自由平等的。我的伸手援助当属“非法越界”!于是,我看着螳螂把蝉拖进草丛中,虽然内心对螳螂的胜利有些愤愤不平,但我最终选择了尊重。

### 乡愁密码

鸡鸭鱼肉堆满整张桌子,从傍晚一直吃到子夜前。那时候,我是家里围桌最小的孩子,一家人坐在一张大方桌前,爷爷坐在厅头的位置,其他人围在四周,无论怎么张望,我都被至亲们包围着,保护着。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,似乎他们可以一直这样陪着我,直到永远。

烟花和鞭炮在子夜零点,由最长年的堂哥点燃,在所有人的眼里开出火树银花,绽放出对新年的美好愿景。我即使被烟熏得留下泪水也舍不得眨眼,舍不得错过一帧画面,那是我开心的时刻。

再眨眼时,我已成为了执火人,热浪夹着火星随风飘散在冷空气里。再抬头,又有炮仗和烟花在空旷的原野中炸开,几种烟雾混合在一起,形成年的味道。

随着烟花升空,侄子和侄女们开始在我身边发出阵阵欢呼声。不过,比起当年的我,他们显然见过更多世面,稍作欢呼后便停下来,有的跑去更换春帖,有的玩起手机,还有的帮大人一起准备早上祭拜祖祠的物品。

我倚在厅堂边的护栏上,看着满院奔跑的孩子们,仿佛在他们的欢笑声中看见了儿时的自己,心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

个菜园子高低掩映,赤橙黄绿青蓝紫,好不热闹。

家婆耳背,四十多岁,耳朵就几乎失去了正常听力,听说,是遗传了太婆,太婆也是年纪轻轻就耳背了。

因为耳背,家婆生活在一个几乎无声的世界里,听不见闲言碎语,心就会比较干净,偶尔会因为交流的障碍,看到了儿子,媳妇愠怒的表情,她总是愧疚似地堆着满脸的笑容相迎。我的儿子说:“奶奶很慈祥,很聪明。”

家婆每天会花很长的时间摆弄她的菜园子,和她的瓜果蔬菜交朋友。拔草,添加农家肥,遇上旱季,便会挑了水浇灌,她的菜园子总是郁郁葱葱地生长着,总会让她看到耳朵听不见的声音,看到菜园子里的欢声笑语,看到瓜果蔬菜争先恐后地生长。

家婆和母亲隔着几重山居住。每次回家,驱车二十几里,差不多半个时辰,从家婆的菜园子游逛到母亲的菜园子,一小步一小步地挪移,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抚弄,拍照、录小视频、配乐,那明亮的花朵,那纯粹的绿叶,那缀满架子、枝头,奋力生长的瓜果,那翩翩飞舞的蜂蝶,所有忧心的事因此滤除而去,说不出的轻快。等弯下身子,看到舒心悦目的菜,喜欢吃的就顺手拔起,天然的农家粪肥、纯净的土地、纯净的水养育出来的,纯净的菜放满了几菜篮子,装进后备箱,十天半月地享用,不担心菜价贵还是便宜。

母亲和家婆的菜园子,是幸福的园子,给母亲和家婆带来劳作的充实、快乐,驱遣了她们晚年儿女不在身边的寂寞。

有被岁月打磨才足够厚重,世界也没改变什么。
以清静心看世界,以欢喜心过生活。跋涉于岁月之笔端,书写属于自己的光阴,且把内心认真清理。辞旧迎新,迎的不仅仅是新年,还有一个崭新的自己。生命的每一个过程,无论快乐还是痛苦,都会过去。能了知本心,动静一如,则万象万物皆可随心而转。时光流逝,不要执着于曾经,而是令眼下岁月绽放成花。

窗外的雨,湮没了街的喧嚣。走在这个复杂的人间,需要的是一份平和,平静。人生冷暖皆为留白,粗茶淡饭亦是幸福。雨丝中,窗台那丛墨兰有一种逆光的美,透着清喜。
有被岁月打磨才足够厚重,世界也没改变什么。
以清静心看世界,以欢喜心过生活。跋涉于岁月之笔端,书写属于自己的光阴,且把内心认真清理。辞旧迎新,迎的不仅仅是新年,还有一个崭新的自己。生命的每一个过程,无论快乐还是痛苦,都会过去。能了知本心,动静一如,则万象万物皆可随心而转。时光流逝,不要执着于曾经,而是令眼下岁月绽放成花。
窗外的雨,湮没了街的喧嚣。走在这个复杂的人间,需要的是一份平和,平静。人生冷暖皆为留白,粗茶淡饭亦是幸福。雨丝中,窗台那丛墨兰有一种逆光的美,透着清喜。

开拉锯战,我索性挥舞着衣服将它驱赶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,一对蝴蝶从山林间飞出来,在我面前飞来飞去,然后飞到附近的草丛中翩翩起舞。两只蝴蝶时而飞得很近,时而拉开距离,它们显然是一对情侣,而且是情深意长的情侣。否则它们不会在这里追逐嬉闹,卿卿我我,缠绵悱恻的样子。我在心里称它们为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。

一会儿,有只蝴蝶停在草丛中,不飞了。另一只蝴蝶则在它身边扇动着翅膀,久久不肯飞去。我盯着那只泊在草丛的蝴蝶,许久,我感觉它似乎遭到了不测,何以长久不动一下?我慢慢走近,用脚去驱赶了一下,蝴蝶突然飞了起来,另一只立即追随而去。我突然明白了,刚才才是祝英台生气了,或者是耍小脾气,不理睬梁山伯了,隐在草丛中假寐。可怜的梁山伯只得在英台身边苦苦求情……

我准备离开树林时,看到一个令我震惊的情景,一只螳螂居然拖着一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蝉,从草丛中钻出来。这只蝉是死的还是活的?怎么成了螳螂的阶下囚?蝉是在天上飞的,要么停在树上。而螳螂是生活在地面且躲藏在阴暗处,螳螂捉到蝉的机会与我们买彩票差不多吧。而这只螳螂

### 乡愁密码

## 年味

●蒋涛

“咚咚咚——”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今天回老家过年,赶紧起床了。”门外的父亲在催促。

我本不愿意回老家过年的,因为远在乡下的旱厕和不便的淋浴间,让我对其发自心底排斥。不过,不喜欢归不喜欢,我还是拗不过父亲,一家四口坐上小汽车,踏上回乡的征途。

我的老家离县城非常远,下车抵达时,全身的骨头像沾了胶水,疲惫、麻木,我伸着懒腰来缓解。

“都回来啦!”隔着大老远,就听见院门口传来的乡音。奶奶笑着,满脸皱纹舒展,就像盛开的菊瓣,每条都洋溢着笑意。

我们带回来的行李有几大箱子,奶奶抢着帮忙搬上二楼房间,一边笑盈盈地说着本地话:“早知道你们会回来,我已经把房间洗过一遍了。”走没几步,又补充了一句:“被子也晒过套好了,你们晚上睡觉很暖和的。”奶奶的喜悦让我心里生起快乐和一丝羞愧——回老家前,我不止一次抱怨过乡下过年的种种不好。

走到我的房间时,奶奶从衣兜里拿出钥匙,熟练地开锁、推门。上一次睡这个房间,还是在去年的今天,里边睡花的木床、老式的大屁股电视,还安安静静地趴着。

奶奶从鞋架上取出一双大红色的棉鞋说:“以前的鞋子你可能穿不下了,这是赶圩天我刚买回来的,你试一下暖不暖和?”我愣了一下,紧接着是感动,奶奶的疼爱细致入微,穿上棉鞋我心头骤然升起一阵温热。

不知道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自己已经变得不再单纯,变得越来越挑剔了。小时候的年就像一把金灿灿的钥匙,打开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时空,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揉进过年里,仿佛每一秒都被充盈得鼓鼓的,如同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胖花。奶奶会在除夕夜烧上一大桌年夜饭,父亲和母亲负责打下手,

片片切开,晒个半干,洒些盐巴,反复揉搓,塞进瓦瓮,放点红糟在上面,封实。过一段时间取食,甜香味俱全,咬进嘴里嘎嘣嘎嘣响。

如今,新农村建设翻天覆地,家家户户出行开小车,居住钢筋混凝土楼房,吃的自然也挑剔、精致。母亲的心思变得细腻,去年秋冬,母亲在菜园子加种了香菜,香菜翠绿,娇嫩、柔弱,煮米粉、煮汤,都可以从菜园子里拔了调味调色,调出情致。

母亲种的菜,有时量多。除了供给城里居住的儿孙们,便会整成菜干或者腌制,用玻璃瓶、可乐瓶、瓦瓮菜坛子装起来封实,接济青黄不接的时日。剩余的,送给了邻里乡亲,挣了好个人食。送不出去的,切碎,拌着米糠做鸡鸭食,鸡鸭因了这绿色养分,只只长得膘肥体壮。

家婆,个子小,力气小。种的菜秀气,矮小,种类繁多,应种尽种。大大小小的菜地绵延几百平方米的面积。大蒜、洋葱、莴笋、秋葵,黑豆、黄豆、小米豆缠绕竹篱边……家婆会从市场上买了菜苗、豆类种子,应时而种。菜地的角落边缘也不肯让它荒废,种了鱼腥草、枣树、黄栀子树、桂花树、橘子树、百香果等药用植物和观赏品食两用的水果树。到各种花开的时候,招引了蜂蝶,整

片片切开,晒个半干,洒些盐巴,反复揉搓,塞进瓦瓮,放点红糟在上面,封实。过一段时间取食,甜香味俱全,咬进嘴里嘎嘣嘎嘣响。

如今,新农村建设翻天覆地,家家户户出行开小车,居住钢筋混凝土楼房,吃的自然也挑剔、精致。母亲的心思变得细腻,去年秋冬,母亲在菜园子加种了香菜,香菜翠绿,娇嫩、柔弱,煮米粉、煮汤,都可以从菜园子里拔了调味调色,调出情致。

母亲种的菜,有时量多。除了供给城里居住的儿孙们,便会整成菜干或者腌制,用玻璃瓶、可乐瓶、瓦瓮菜坛子装起来封实,接济青黄不接的时日。剩余的,送给了邻里乡亲,挣了好个人食。送不出去的,切碎,拌着米糠做鸡鸭食,鸡鸭因了这绿色养分,只只长得膘肥体壮。

家婆,个子小,力气小。种的菜秀气,矮小,种类繁多,应种尽种。大大小小的菜地绵延几百平方米的面积。大蒜、洋葱、莴笋、秋葵,黑豆、黄豆、小米豆缠绕竹篱边……家婆会从市场上买了菜苗、豆类种子,应时而种。菜地的角落边缘也不肯让它荒废,种了鱼腥草、枣树、黄栀子树、桂花树、橘子树、百香果等药用植物和观赏品食两用的水果树。到各种花开的时候,招引了蜂蝶,整

桃木雕刻神将之像,摆放门前驱邪。而后纸画肖像代替了木板,为桃符。经再简化,变成红纸上的神将名字和桃形,最终成了今日的春联。

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红彤彤的喜气,令人为之喜悦。历届话年,桃符换新,对联里藏着人们内心的愿望。祝福是一种心仪美好的内心自觉,是对于生活的敬重。时日匆匆,街上的人们,脚步不停,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。日子,只

草堂笔记

## 山林野趣

●马汉卿

后就直接扎在我的腿脖子上,实施吸血与放毒。我旋即予以还击,一巴掌拍下去,“啪”地一声响,蚊子毙命了。但我亦付出了代价,血被它吸出来了,这预示我的腿上又将肿个疱。

刚刚消灭一只蚊子,又出现一只蚊子。这只蚊子似乎刚才躲在附近观察瞭望,吸取了同伴的教训,它在我腿上试探着,飞飞停停,使我无从下手。当它趴在我腿上时,我立即拍下去,它却飞走了。这说明它在试探我,它似乎知道我在找机会袭击它,便不停地变换战术,躲躲藏藏,声东击西。这只蚊子居然有智慧啊!它飞到凳子下面隐身了,等我直起腰来,它又飞出来。它与我展

大年廿九的早上,我被阵阵洗漱声和拉链合上的声音吵醒,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,看到时间显示七点过五分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今天回老家过年,赶紧起床了。”门外的父亲在催促。

我本不愿意回老家过年的,因为远在乡下的旱厕和不便的淋浴间,让我对其发自心底排斥。不过,不喜欢归不喜欢,我还是拗不过父亲,一家四口坐上小汽车,踏上回乡的征途。

我的老家离县城非常远,下车抵达时,全身的骨头像沾了胶水,疲惫、麻木,我伸着懒腰来缓解。

“都回来啦!”隔着大老远,就听见院门口传来的乡音。奶奶笑着,满脸皱纹舒展,就像盛开的菊瓣,每条都洋溢着笑意。

我们带回来的行李有几大箱子,奶奶抢着帮忙搬上二楼房间,一边笑盈盈地说着本地话:“早知道你们会回来,我已经把房间洗过一遍了。”走没几步,又补充了一句:“被子也晒过套好了,你们晚上睡觉很暖和的。”奶奶的喜悦让我心里生起快乐和一丝羞愧——回老家前,我不止一次抱怨过乡下过年的种种不好。

走进水美村,看见土堡群,第一个疑问当然是:谁盖的,为何不到近在咫尺的县城买地造房?

社会学有一个观点:一块地只要几代人的繁衍,人口就到了饱和点,过剩的人口就得宣泄外出,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。宣泄外出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,找到土地生存了,又形成一个小小家族聚居地,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。品字形矗立的土堡群(双吉堡、双兴堡、双元堡)是张姓一族几代人艰苦创业的成果。当年,张志广带着妻子,肩挑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从安溪外出讨生活,当他路进水美村的那一刻就被酷似老家的山形地貌所吸引,停下迁徙的脚步,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发了家,土堡群建筑镌刻着张氏族人守望相助的亲情乡情,诠释的是中国人“安土重迁”的生存观。

走进水美,听到闽南方言,自然会问:沙县人讲闽南话吗?建筑是乡土文化的载体,方言就是乡土文化的注脚。如果你是一个田野调查的爱好者,告诉你一个秘密:以沙县县城为圆点,以十里为半径划一个圆,这个圆内的村落的方言是相同的,就是正宗沙县本地话(城关话),然后是以乡(镇)中心村为圆点形成一个一个聚落式方言,还有就是星星点点的移民方言岛。水美村的方言主要是由来自安溪的张姓、傅姓族人共同塑造的,水美村的方言在语音和语义上与纯正的闽南话相比略有变化,但相互可以交流。如,数字“一”,闽南话发“jie”(杰)一个音节,而水美方言发“jie·gi”(杰姬)两个音节,沙县话发“ga·jia”(嘎佳)两个音节;学生学习的场所,闽南话称“学堂”,水美方言称“学校”,沙县话称“学校”;“肥皂”闽南话发“sha·wen”(啥闻),水美方言发“fan·zi·jian”(蕃子碱),沙县话发“yan·jian”(洋碱),沙县夏茂方言发“fan·zi·jian”(蕃子碱)。

走进水美,品味茶的浓香,更想知道的是:一片树叶有哪些穿越时空的故事?茶的发现与利用,最早记载是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”,这个“茶”字就是指茶叶,此后,茶叶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福建良好的气候和地质生态是茶树生长的理想环境。明朝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武夷红茶经厦门港第一次由荷兰商船运至欧洲,开启了欧洲人喝茶的历史,催生了英国贵族将红茶作为下午茶的习惯。清朝中后期,茶叶成为中国重要出口商品,大量销往欧美。张氏族人凭着安溪茶人的勤劳和技艺,利用沙县当地优质茶叶资源以及闽南海外亲缘关系,自制桂花茶,打出双兴品牌,闯出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。19世纪,英俄联手破除了中国茶人的茶叶垄断经营地位,印度茶取代中国茶。家国一体,随着国运的衰落,水美张氏茶叶生意一落千丈,到了民国时期,水美张氏已没有人再从从事茶叶经营。

如何表述水美?水美古村落的文化形象和空间形态不禁让人想起世外桃源,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,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”。水美土堡群承载的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执着,见证的是沙县曾经的繁华和富庶。如今,土堡群得到修缮保护,2019年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因为有你、有我,水美的明天一定会更美!

山水行吟

## 水美畅想

●邱泽忠

山上的绿道空气清新,是我平日锻炼的首选。在绿道上奔跑一阵子,便遁入路边的一片树林之中小憩。这片树林里,有喜欢运动的爱好者,设置了一些简单的锻炼“器材”,这些器材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,比如,把一根铁棍捆绑在两棵树之间,就是个简易的单杠,可以做引体向上的运动。还有麻包捆扎的袋子,用于拳击……

我进入树林时,没有遇上一个人。树林里闾寂无声。我休息一会儿,便做一些简单的动作,弯腰,踢腿,仰卧起坐,等等。但更多的时候,是坐在树林里享受着山风的洗礼与林中的寂静。这种寂静是相对而言的,是没有人声车声市井的嘈杂之声的静。树林里有鸟叫,蝉鸣,风声,还有飞来飞去的蝴蝶、蜜蜂,以及说不出名的昆虫,它们在齐声演奏一曲宏大的交响曲。

很喜欢大汗淋漓的运动方式,一番大汗淋漓之后,坐下来,一边听音乐,一边享受森林里的风景,山风轻轻地吹拂,凉爽而惬意。树林里最讨厌的是偷袭人的蚊子与小黑虫,一不小心,身上就被咬了个疱。我觉得很奇怪,蚊虫是什么时候叮咬我?究竟是什么虫子咬我?我决定反击咬我的虫子。

我认真地观察着,等待着。片刻,一只蚊子出现了,它快速地围着我飞了几圈,然

### 山水行吟

## 水美畅想

●邱泽忠

沙县水美村因土堡群而闻名,土堡群是沙县村落文化的地标式建筑、高埠文化的重要物证,也是了解沙县包容开放人文的“记事本”和“贮藏室”。据《道光沙县志》卷三记载:“九都,在城为附郭地,在元为崇善团,在宋为感义里,北抵十都,南抵八都,东接五都,西距二十一都,人物殷盛多达官贵人,故民富而好礼……何者?以市近而易於贸迁也。”意思是说这一带由于靠近县城,商贾、官员等大户人家都选择在此居住,老百姓生活富足,好客知礼。

站在双元堡的大门前,高大厚重的堡墙会给人一种心灵的撞动与虔诚之感。东堡门(正门)门洞高3米、宽1.92米,进深3.75米,门楣上方楷书阴刻“莫厥攸居”,典出《尚书·盘庚》:“盘庚既迁,莫厥攸居,乃正厥位,绥受有众。”意思是盘庚把首都迁到殷这个地方以后,建立了一个很适宜居住的地方,确定好居所之后,又将社稷、宗庙的位置定下来,人口渐渐兴旺。字体用醋浸铁汁描填,额框与门框用半弧的花岗岩石制作。感受着四周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的纯朴,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溪细流”的静寂,品读着威严的碉楼、肃穆的大厅、深深庭院,想象力自然丰富起来,难以言语的乡愁油然而生。

走进水美村,看见土堡群,第一个疑问当然是:谁盖的,为何不到近在咫尺的县城买地造房?

社会学有一个观点:一块地只要几代人的繁衍,人口就到了饱和点,过剩的人口就得宣泄外出,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。宣泄外出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,找到土地生存了,又形成一个小小家族聚居地,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。品字形矗立的土堡群(双吉堡、双兴堡、双元堡)是张姓一族几代人艰苦创业的成果。当年,张志广带着妻子,肩挑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从安溪外出讨生活,当他路进水美村的那一刻就被酷似老家的山形地貌所吸引,停下迁徙的脚步,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发了家,土堡群建筑镌刻着张氏族人守望相助的亲情乡情,诠释的是中国人“安土重迁”的生存观。

走进水美,听到闽南方言,自然会问:沙县人讲闽南话吗?建筑是乡土文化的载体,方言就是乡土文化的注脚。如果你是一个田野调查的爱好者,告诉你一个秘密:以沙县县城为圆点,以十里为半径划一个圆,这个圆内的村落的方言是相同的,就是正宗沙县本地话(城关话),然后是以乡(镇)中心村为圆点形成一个一个聚落式方言,还有就是星星点点的移民方言岛。水美村的方言主要是由来自安溪的张姓、傅姓族人共同塑造的,水美村的方言在语音和语义上与纯正的闽南话相比略有变化,但相互可以交流。如,数字“一”,闽南话发“jie”(杰)一个音节,而水美方言发“jie·gi”(杰姬)两个音节,沙县话发“ga·jia”(嘎佳)两个音节;学生学习的场所,闽南话称“学堂”,水美方言称“学校”,沙县话称“学校”;“肥皂”闽南话发“sha·wen”(啥闻),水美方言发“fan·zi·jian”(蕃子碱),沙县话发“yan·jian”(洋碱),沙县夏茂方言发“fan·zi·jian”(蕃子碱)。

走进水美,品味茶的浓香,更想知道的是:一片树叶有哪些穿越时空的故事?

茶的发现与利用,最早记载是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”,这个“茶”字就是指茶叶,此后,茶叶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福建良好的气候和地质生态是茶树生长的理想环境。明朝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武夷红茶经厦门港第一次由荷兰商船运至欧洲,开启了欧洲人喝茶的历史,催生了英国贵族将红茶作为下午茶的习俗。清朝中后期,茶叶成为中国重要出口商品,大量销往欧美。张氏族人凭着安溪茶人的勤劳和技艺,利用沙县当地优质茶叶资源以及闽南海外亲缘关系,自制桂花茶,打出双兴品牌,闯出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。19世纪,英俄联手破除了中国茶人的茶叶垄断经营地位,印度茶取代中国茶。家国一体,随着国运的衰落,水美张氏茶叶生意一落千丈,到了民国时期,水美张氏已没有人再从从事茶叶经营。

如何表述水美?水美古村落的文化形象和空间形态不禁让人想起世外桃源,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,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”。水美土堡群承载的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执着,见证的是沙县曾经的繁华和富庶。如今,土堡群得到修缮保护,2019年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因为有你、有我,水美的明天一定会更美!

岁月留痕

## 新桃换旧符

●李祖仁

桃木雕刻神将之像,摆放门前驱邪。而后纸画肖像代替了木板,为桃符。经再简化,变成红纸上的神将名字和桃形,最终成了今日的春联。

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红彤彤的喜气,令人为之喜悦。历届话年,桃符换新,对联里藏着人们内心的愿望。祝福是一种心仪美好的内心自觉,是对于生活的敬重。时日匆匆,街上的人们,脚步不停,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。日子,只